

# | 观鲤之语 | 时代的符号 - 张大力的街头涂鸦

2015-09-23 观鲤台 观鲤台



城市属于市民，市民与城市的关系中，市民是本体。城市的文明程度，来自于对人的尊重程度。

在浩大漫长的拆、建过程中，城市个体们的生存感受和幸福程度，是最核心的问题。

《对话与拆》中迅速涂鸦的、看似极其简单粗糙的人头轮廓，在每个真实的拆迁现场，反复提出这个最核心的问题。

“AK-47”（和暴力有关）、“18K”（指向金钱）等字样，既是在宣泄积压于内心的情绪，又在表达张大力自己对拆、建现象的解析。

这个形式上非常简单、行动时冒着被抓捕的危险、持续多年后为公众熟知的作品，因为观念的准确和行动的难度，包含着非常大的文化能量。

《时代的符号 - 张大力的街头涂鸦》视频 观鲤台出品

## 《张大力的街头涂鸦》

文：杜曦云

作为张大力最重要的作品之一，《对话与拆》从1992年持续到2006年，长达14年之久。在建筑废墟等墙体上，张大力用喷漆涂鸦出一个人头轮廓的符号（这个头像很像他的侧面像），旁边则出现着显赫的“拆”字。面对疯狂扩张的城市和现代化的进程，《对话与拆》将人们带入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思考：



“这个城市无处不在发生的事情，如同我的行为。拆、建、交通事故、酗酒、以及无孔不入的暴力事件。城市的扩张，暧昧的张扬，让我们兴奋、骚动和不安。另外，在城市的角落里则是一片混乱狼藉，垃圾堆得到处都是，人们在垃圾中吃、拉、睡。小孩在垃圾中搜寻他们的玩具。河水漆黑恶臭，树枝和草棵子上挂满的各色塑料袋在微风中飘荡，犹如无灵魂的头颅和被斩断的手。西装笔挺的人们在正门进入华丽的酒店，从后门穿过肮脏的泥塘鹿伏蛇行。”



出现在废墟之上的《对话与拆》，与它周遭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。这些被拆除的民居，曾是人们真实生存过的地方，如今却破落不堪的出现在高楼大厦的包围圈中。作为生活的印记和证明，一堵墙或许曾包裹着几代人的生存空间，但如今只是默默矗立在废墟之上、准备被推倒的建筑垃圾而已。废墟之上依然狼藉的留存着生活垃圾，穿行在高楼与废墟之间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人为的沧海桑田。这些拆迁现场，常常会出现一个强力符号——大圆圈中的“拆”字。它出现的地方，拆迁会被强制执行，人们不得不中断自己的人生轨迹，从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迁走；存在了上百年的古建也不得不屈服消失，为城市建设、经济发展腾出空地。强制的拆迁带来了生存空间的空白和精神世界的空白，狂躁的个人汇集成了狂躁的人群，在拆和建的浪潮中，随处可见狂躁的影子。



勇于行动的张大力，又是善于思辨的知识分子。他的作品形式上往往非常简洁，这是他清晰、准确思辨后的结果。城市不仅仅是规划和建筑的形态，而首先是市民的存在。城市属于市民，市民与城市的关系中，市民是本体。城市的文明程度，来自于对人的尊重程度。在浩大漫长的拆、建过程中，城市个体们的生存感受和幸福程度，是最核心的问题。《对话与拆》中迅速涂鸦的、看似极其简单粗糙的人头轮廓，在每个真实的拆迁现场，反复提出这个最核心的问题。“AK-47”（和暴力有关）、“18K”（指向金钱）等字样，既是在宣泄积压于内心的情绪，又在表达张大力自己对拆、建现象的解析。这个形式上非常简单、行动时冒着被抓捕的危险、持续多年后为公众熟知的作品，因为观念的准确和行动的难度，包含着非常大的文化能量。

《街道·street》杂志中采访的一位警察曾表示：“只要一查到他，发现他，一定逮起来！”后来，倒真的有警察找到张大力家里来了，巧的是，那位警察平时写过一些书法，以此为切入点，张大力和这位警察聊了一些艺术话题后，警察没有追究他，而且提醒他：逢年过节和敏感时期可千万别再上街涂鸦。



随着事件的深入，张大力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，开始接受媒体的采访，向人们说明他的涂鸦行动。对于张大力来说，涂鸦不仅是一种表达观点的方式，也是一种通过艺术真正介入到现实社会、日常生活中的方式。他用涂鸦介入日常生活，也借以关照日常生活中的人们。在狂飙突进的建设、发展过程中，人本身却时而被忽略。通过街头涂鸦，他反复提示着被麻木的人群所遗忘的基本事实——以人为本。在城市中不时闪现的《对话与拆》，刺痛着曾经在这片废墟上生活过的人，引发他们的自我反思。



随着涂鸦的进一步发展，张大力有时会把人的形象投影到墙面上，或者把涂鸦的形象在墙面上凿成空洞，透过残垣断壁上人头形状的空洞，能看到远处拔地而起的新建筑。这些墙洞拓宽了视觉范围，新建成的高楼大厦在视觉上再一次占领了废墟，它鲜明、突兀的拉大了和废墟的对比。凿墙时，他和农民工们合作，涂鸦的初衷里，包含着对农民工这个复杂的社会群体的关注，而张大力请来的民工唯一关注的事情，却是工钱问题。当城市扩张、经济改革开始冲击个体时，没有人能抵御这台机器的向心力。“我选择的墙正是这个城市变化的一块银幕，一个普通但真实的劳动场面。民工们问了一些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后，我们就开工了，没有任何多余的事情，时间是一个半小时。期间，充满了铁器的碰撞声音和砖落地后飞起的黄色灰尘，墙后是现代巴罗克式耀眼的白色大厦。”

多年的持续行动中，张大力练就了飞快的涂鸦速度，距离墙面20厘米左右，他能手握喷筒不到一秒钟画完一个人头。后来，他的街头涂鸦遍布北京，尤其是那个头像，几乎成为当时北京的一个符号和标志。2000年，张大力的涂鸦作品出现在了美国《新闻周刊》（Newsweek）新千年第一期的封面上——近处是即将拆除的画着人头的破墙，远处是故宫一角，这一期的专题是“老亚洲，新面孔”。

张大力探求普通人的真实生存状况，艺术表达上，往往类似于现场采样或现成品挪用。当现实事物的副本被他重新组合、改变背景，或现成品被重新命名后，他从具体现象中摸索出的规律，直观生动的显现出来。近作《愚公移山》反思中国古老传说，从徐悲鸿绘画名作中提取形象，以安置英雄雕像的方式，表达他对普通人价值的尊重！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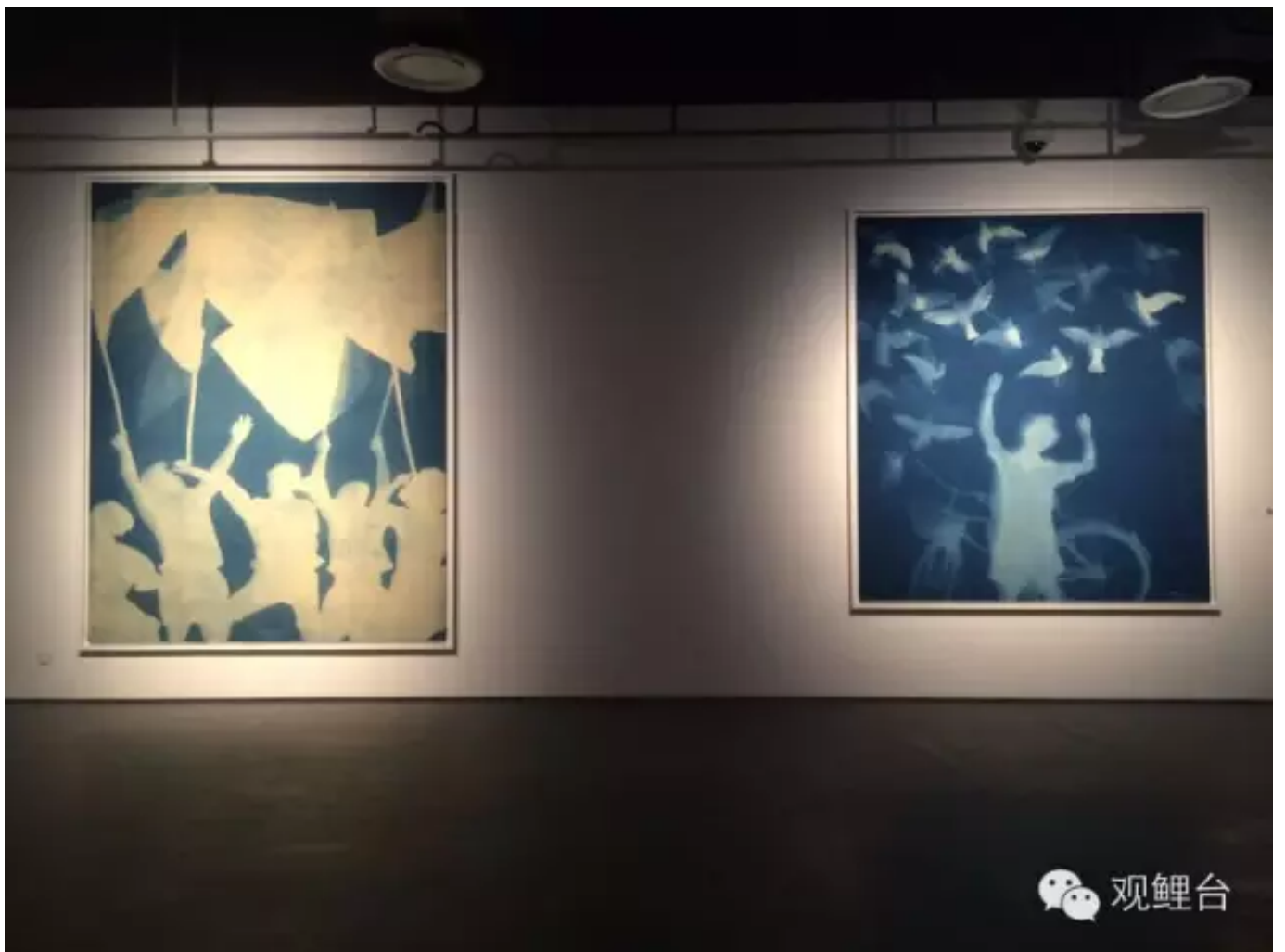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观鲤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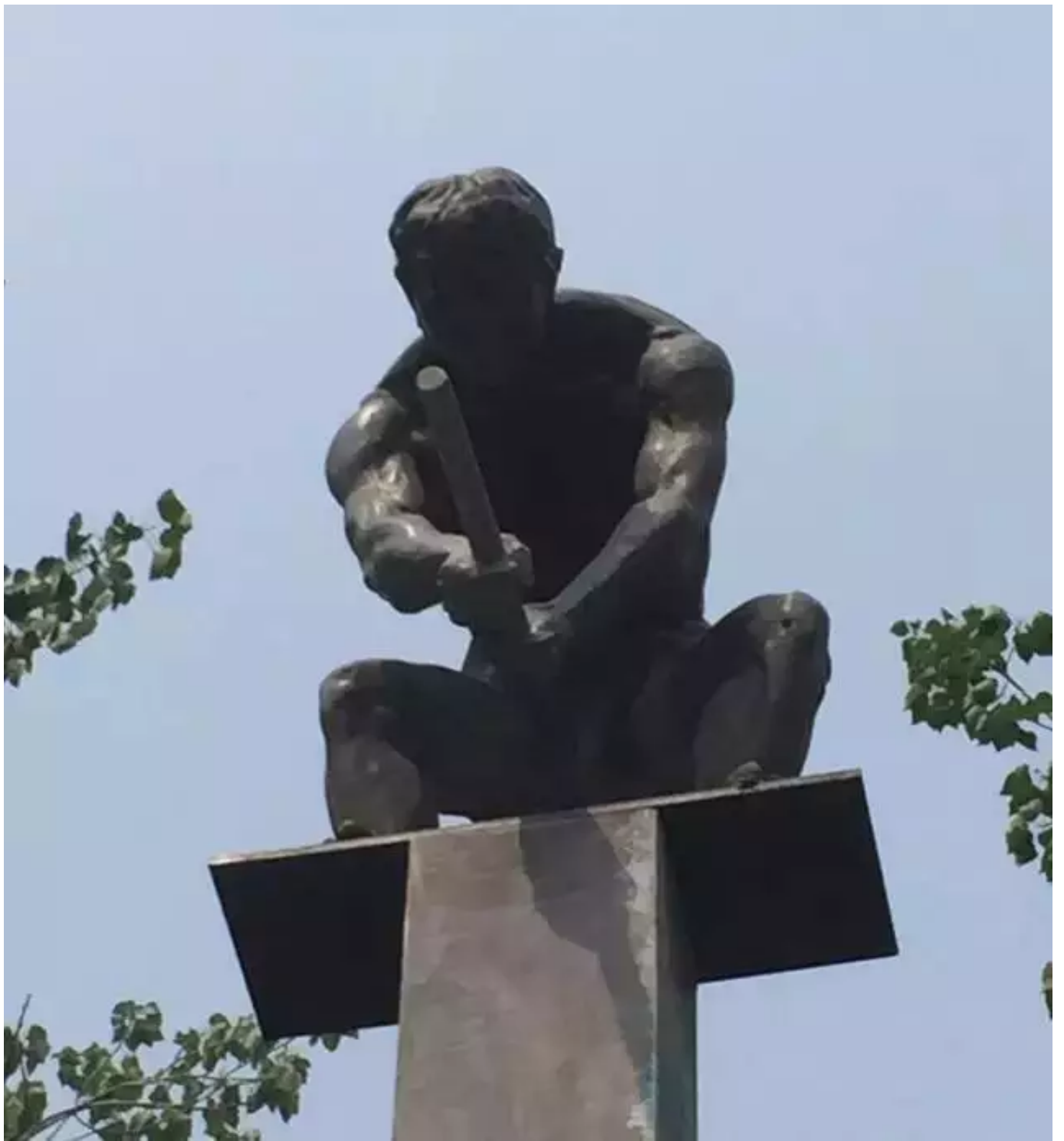
观鲤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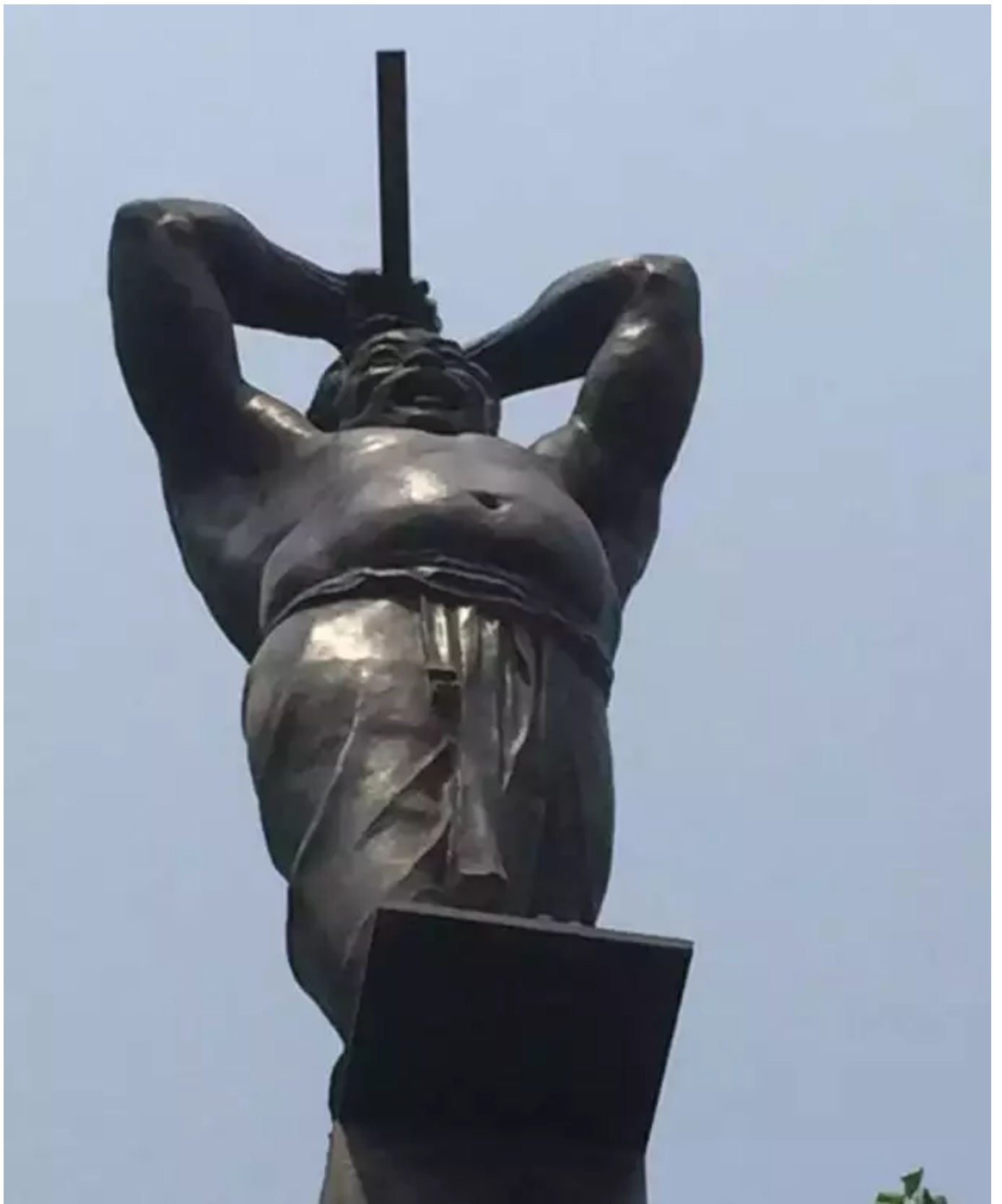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张大力《愚公移山》



观鲤台

### 观 | 鲤 | 台

只做一件事

只推荐前沿的艺术

只培养深度阅读的能力

糟了，艺术戒不了！

试试回复这些关键词：M | 目录 | 杰夫·沃尔 | 李禹焕 | 彼德·多依格 | 乔治·巴塞利兹 | 理查德·汉密尔顿 | 理查德·塞拉 | 伊夫·克莱因 | 格哈德·里希特 | 辛迪·余曼 | 约翰·巴尔代萨里 | 威廉·肯特里奇 | 河原温 | 安妮施·卡普尔 | 阿历克斯·卡茨 | 尚塔尔·约菲 | 巴纳比·弗纳斯 | 芭芭拉·克鲁格 | 班克斯 | 莱恩·麦克金利 | 乔治·康多 | 马克·瑞登 | 罗伯特·马瑟韦尔 | 徐道获 | 欧文·沃姆